

江水记得三块石

■云朵朵

江水知道，这是它最后一次拥抱这座坝。

2026年1月23日，铅灰天空低低压着江面。灰白的溢流坝被画满鲜红标记，像一条受伤的巨蟒，等着最后的归处。

我是1992年春天来电站报到的。那时，父亲递给我一本泛黄的《电工基础》，说：“那地方，系着命。”

这座坝在三块石处横断涪江，拦出一条十五公里长的人工运河。1979年9月，第一度电从这里送出，潼南从此摘掉“缺电县”的帽子。老师傅们爱讲筑坝的故事：1977年洪水那夜，他守着水位计，心跟着水一起撞；四万人“肩挑背磨”，上百人喊着号子拉动碾碾。

我的三十年，就绕着这坝、这电站打转。八小时巡视、抄表，听机组轰鸣。春天白兰花香飘到车间那夜，秋天桂花开了又落，深秋爬山虎红了整面防洪墙。我见过电站最好的年月——千禧年改造后，发电量一年高过一年。城市生长，大桥一座座跨过涪江。

可时代的水流比涪江更急。2016年，上游新枢纽建成，我们失去了发电的落差。机组全停运那天，轰鸣被寂静取代。我们知道，这是为了“千吨级航道”，为了成

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血管畅通。道理都懂，可心里那份烫，是三十年晨昏积攒下来的温度。

“准备起爆！”指令传来，世界陡然安静。恍惚间，时间叠在一起：1977年寒冬，四万人喊着号子；1992年春，我接过那本书；2026年此刻，我站在这里送别。

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起爆！”闷响从地心传来，像大地一声叹息。坝体坍落，尘土被水幕压住。尘埃落定，坝体位置变成一个巨大的缺口。涪江水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加速朝那里涌去。

我蹲下来，抓起一把混着粉尘的泥土。起身望向豁口，江水奔向远方。我举起手机想拍，镜头里却再也找不到那座坝。

电站静了，坝没了。但江水记得——记得光明从水中诞生的那一刻，记得岸上的人们把青春垒成石头。这座城市每一处光影里，都藏着它的影子。

风从江面吹来。身后，江水正哗哗地奔向新前程。光还在，它只是换了一代人，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照亮山河。

我站在江边，在流水的记忆里，平静而用力地，记得。

乡愁
潼南

潼南风物志，乡愁有来处

潼南的乡愁，刻在石头里，编进竹麻里，淌在江水与湖波里。卓芸记得三块石电站的轰鸣，那是青春与光亮的告别；肖燕在大佛寺“七步弹琴”跳响童年底韵，顶天佛字烙进心里；马孝义带你逛小渡、泛舟青云湖，追思先贤张鹏翮；何智杰笔下，卧佛镇的竹麻编手艺百年不断，慈竹清香里编的是人心与根脉。一方水土一方情，潼南的风俗、地景、手艺，都是回家的路标。走，去潼南，把乡愁一件件摸一摸、尝一尝、听一听。

小渡好景君须记

■马孝义

小渡早年称三江，因琼江、复兴河、洋马河三江汇流而得名。旧时陆路闭塞，水路便是潼南最便捷的通途。有江河便有渡口，此地码头小巧，渡口简约，“小渡”一名便流传下来。

小渡虽格局小巧，声名却远播四方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里是渝西赫赫有名的丝绸重镇，西南地区茧丝绸原料的核心集散中心。场镇商贾云集、车水马龙，民间流传“复兴药客，小渡丝棉客”的说法。彼时从业者皆家底殷实，那份底气至今仍刻在小渡人记忆里。

小渡的刘家坝，坐落在319国道上，昔日收费站如一方关隘。在高速与高铁尚未通车的年月，这里是潼南通往外界必经之路，承载着无数儿女奔赴大都市的梦想。

时至今日，小渡依旧是潼南的东大门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。境内水陆交通纵横，琼江通江达海，公路四通八达。

青云湖是潼南最大的天然湖泊，藏于高坝村群山环抱中。湖水澄澈，水域辽阔。周边乡镇干

旱时，青云湖如一颗璀璨明珠。一汪碧水润沃野，湖边良田万顷，四季瓜果飘香。数千户村民无干旱洪涝之虞，日子殷实富足。这湖水滋养着土地，也孕育着世代生活于此的人家。

湖畔山林间，农家小院错落分布，青砖瓦屋与新式小楼相映成趣。晨曦初露，湖面波光粼粼；晚霞西沉，院落树影婆娑。四季朝暮各有韵味，恬静自然，万般意趣皆随心境而生。

一个难得的周末，应好友邀约，我们呼朋引伴赴小渡。在张鹏翮墓前驻足凭吊，追思先贤；在沃柑基地入园采摘，果香盈袖；泛舟青云湖上，碧波荡漾，快意悠然；登高坝堤远眺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；于湖岸管理处旁合影留念；漫步果立方产业园，展望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人至中年，恰逢人生的“橙黄橘绿”之季，如这今日的小渡，硕果累累，成熟丰盈。愿友人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，凝心耕耘，以初心护一方百姓，以实干造福后世，在岁月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荣光。

一缕卧佛竹麻香

■何智杰

王喜是潼南卧佛镇出了名的竹麻编匠人，一辈子把父亲传下的手艺视若命根。

儿子王三娃打小瞧不上这门手艺。他爹守着把子架，腰拴腰绊，手里扯着竹麻丝，砍、蒸、扯、拉、割、撕、编，道工序一步不肯错。三娃嫌土——城里的运动鞋多轻便，谁还穿这竹麻编的草鞋？

那年暑假，三娃被爹摁在家里学手艺。竹麻丝扎得指尖冒火，编的草鞋歪歪扭扭，爹一竹片子敲在他手背上：“潼南竹麻编，编的不是鞋，是人心。你心浮气躁，编出来走两步就散。”三娃嘴硬：“现在谁还穿这个？又土又笨。”王喜不恼，摸出一双传了三代的竹麻鞋，鞋面磨得发亮，纹路依旧紧实：“这不是草鞋，是潼南人脚下的底气。”

卧佛镇飘着竹香与麻香。慈竹要选一年生的，砍回来蒸软，再扯成细如发丝的竹麻，混着麻线，坐在把子前，腰一收一放，丝一挑一压，十字纹，八字纹在指尖慢慢成型。乡里女人常凑在一起，边看王喜弄竹麻编，边摆龙门阵。竹麻编的声响混着乡音，成了岁

月里最温柔的调子。

三娃嘴上不服，手却慢慢熟了。他学着爹的样子，拴紧腰绊，拉直碾子，竹麻丝在指间听话地游走。起初编麻窝子、竹兜，后来竟能织出精巧的竹麻背包、凉草帽，比机器货还耐看。

区里展会上，王喜把三娃推上台。年轻人手里翻飞着竹麻，引来一片惊叹。有人问：“这是稻草编的？”三娃笑着摇头：“这是潼南卧佛的慈竹麻，非遗手艺，百年传承。”游客抢着买，连老外也赞不绝口。三娃看着爹坐在角落，眉眼弯弯，手里还在编着一双新鞋。

收入不错，三娃安安心心做起了手艺。他把竹麻编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，订单从南地北飞来。三娃还在网上开办培训班，报名火爆。他既教传统款式，也教年轻人创新花样。涪江岸上的慈竹林依旧青翠，竹麻编的香气飘得更远了。

有人问三娃，为啥放弃城里的日子回来。他抚过细密的纹路说：“潼南的竹，卧佛的麻，编的是乡愁，是根。这门手艺，不能在我们这辈断了。”

大佛寺石头会唱歌

■肖燕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每逢农历初一、十五，妈妈总会温柔地牵着我，走进定明山下有千年历史的大佛寺。钟声声声，梵音绕耳。妈妈虔诚叩拜时，我却惦记着爷爷讲的传说：赵巧为赶工期，用田螺抹在佛头上变成螺髻。我总盯着我国第一大室内金佛，心想他头顶是不是真顶着田螺？

拜完大佛，我最爱缠着妈妈去“七步弹琴”。这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，比天坛回音壁还早。我蹦上台阶，轻车熟路找到那几个能发琴音的石磴。可我年纪小、个头小、重量不够，一步一梯踩上去根本听不到声音。于是自创“武林秘笈”：咬紧牙关，攥紧拳头，双脚起跳，重重踏下，再吼一声“嘿”！石壁间果然传来低沉的闷响——每一级音高不同，一声高过一声。我从低跳到高，再从高跳下来，来来回回，叮叮咚咚。后来读师校迷上弹琴，想来，这段蹦跳的经历算是我音乐的启

蒙课。

跳得汗流浹背，妈妈便牵我去对面的鉴亭歇脚。这座亭子初为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所建，立于江边磐石之上，历代修补。今四角飞檐似仙鹤振翅，琉璃金顶熠熠生辉。二楼、三楼有正圆形轩窗，如明镜高悬，见过古今兴替、荣辱云烟。登楼远眺，江天辽阔，心静神清。可惜如今一楼已拉起警戒线，禁止登楼了。

沿江漫步，赭黄与云白相间的石壁上，一个顶天“佛”字跃入眼帘——高约九米，宽约六米，清代所凿，是我国摩崖佛字之冠。刚健雄浑又端庄内敛，入石三分。不知是哪位无名石匠一锤一凿，倾注了多少心血与智慧。潼南儿女不管走到何方，心里都深深烙印着这个顶天佛字。

走走停停，一步一景。江风习习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，回望来时路——幼时的我与现在的我相视而笑，不语胜千言。

